

章氏遺書

章天爵書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九 外集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保定公會丁酉同年齒錄序

同年譜錄倣自唐宋制科所爲題名之錄登科之記踵事增華蔚爲專門部次蓋如官之有志家之有譜繁而不可刪矣顧有得必有所失世風不古人自爲私高者激爲朋黨卑者藉爲繫援識者往往病之李文饒謂四海之人偶同科第何足繫情是又不揣本而咎末者之過也古者學校養士大比興賢朝廷道一風同其所以教育而登進之者若規矩之裁製方圓而不容稍忒多

士志同道合連茹彙征亦莫不率由乎此是則有氣類而後有同年非因同年而始通氣類也記云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旣以彙進同升則德相勉過相規其所以素裕者有然又何至出於朋黨繫援之私而其道又何可廢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天下鄉試如制而是年適當學校選拔生員充貢之期會四庫館中校錄需人特詔拔貢生有願與校錄者聽於是同年友生聚都下者盛於曩日庚子辛丑甲辰三科會試丁酉同年生先後臚一甲者五人其中得大魁者二人而登進士第選庶吉士者不可勝計故都門會集以丁酉同年稱最盛焉余竊第後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今三年矣

保定爲畿輔省會同年生之官斯土者與鄉縉紳皆得以時相見而乙巳丙午之閒四庫敘勞以縣正州佐試可於督府者又若干人乃相與醵資觴會於蓮池講藝之堂各書貫系年甲齒敘而授刻成編以志一時之盛并推原譜錄之所以不可廢者以質諸同志焉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五月下浣之吉

譜例生年及中式之年本不應書甲子干支蓋干支甲子乃古人用以紀日之名近代假以紀年取其簡易未始不可通變然不載年號則後人觀之不知其爲康熙甲子與乾隆甲子於事理有所妨矣今於生年之下必標某年號第幾年某甲子生則觀者曉然矣其後鄉會

中式及遷除仕宦但書甲子自可順推而得又未始不
簡便也若高曾祖父鄉會科名則必書明年號恐其混
也官階資級必遵會典吏部戶部不稱冢宰司徒古名
布政按察諸使不稱藩伯廉訪古名知府知縣不稱知
某府事知某縣事舉人不稱孝廉府縣學生不稱郡邑
庠生五品以上稱誥六品以下稱勅本身稱授
三代及妻子室存者稱封歿者稱贈俱照典例
不容稍混曾祖若祖以別子孫受封別支不在譜者
則於封階之下注明以子某孫某某官受封以明
所自母妻氏族必著出處亦古人慎重族望之意如同
縣耆亦書同縣某官某人之女以符體例又近見刻齒

錄者於母妻之下書外祖外舅爲某人之女往往字而不名意存恭敬殊不知己之高曾祖父尙且書名所以備人稽考豈可於外親而有所諱乎凡此悉與釐正其餘俱如故事爰告同人畫一其例見同志之雅焉

金地山印譜序

往在和州得交山陰金子友蓮論文有契於心時余編摩州志而金子以名法家言佐幕於州朝夕相見所言不出所業而於文獨有神契蓋心知其意也金子家世文學羣從父兄昆弟相繼登甲乙科有聞於時而尊甫地山先生以名諸生累試不遇愜行宿德聞於鄉黨懷抱之奇鬱不得試旁通藝事究索古文篆籀及父文鐘

鼎鳥跡蟲書而神明其法剗剗玉石印章變化生動不可方物而又不失古人之意蓋其不得已而有所寄托者也既而與金子同返浙江應乾隆三十九年鄉試泛姑溪渡高渚鉅浸曉浮鸚脰之湖乘月夜過虎邱沿嘉禾吳興古郡以歸游涉數百里閒所見山水勝境輒作文字解會知其得者深也已而南北閒隔各以衣食之謀游處無所蹤跡四十九年余自京師將赴保定蓮池主講之聘得金子前三年自無爲州幕來書始知先生已下世且以所鐫印譜一卷欲介余請序於大興朱先生筠是時朱先生卒三年矣書遲旣久則不知金子江南游止又在何處悵然久之因報書郵寄山陰又不知

金子果得見歟不得見歟今五十一年春乃得金子山西平定州幕來書述其窮老客游不稱志意十餘年人事變化身所經歷崎嶇百端言之累欬而惓惓不忘猶以先生印譜爲念俾余序之以償夙願余覽譜刻凡五百章皆集四子書中要語而篆法奇古腕力精到則其晚年所自得也夫四子之書學者童而熟之習狎而不復省者多矣先生摘而鐫之良有意哉世固有服習全書無所廣益偶舉一二微言大義使人悚然而發深省此讀書之所以貴知要也今先生以五百章文字之奇俾學者緣篆刻而生其喜好因喜好而脫然有得於聖人之言此豈工藝之所用心故曰先生不得已而有

所寄託者也金子服習先生庭訓能文負奇不幸以老明經窮於游幕然其胸中隱隱嶽嶽不可遏抑之氣知必有藉以申者憶當日扁舟同泛指顧山川光景歷歷如在目前茲又益以十二年之閱歷而余亦年將五十檢點前後亦有一二稍異昔觀何日得與金子共論之也

爲梁少傅撰杜書山時文序

新陽杜生書山爲余乾隆四十二年典順天解試所得士其人恬穆深遠而所爲制舉之文原本經術出其性情息之深深自謂得於前輩嘉魚金聲氏文及生再試禮部不遇會四庫敘勞遂以知縣聽用直隸行部因悉

出平日所爲文請予引言以冠其首余不禁重有感焉
學以致道而文者氣之所形制舉乃其自見之一端耳
急於自見而不湛深於經術則出之無本并其所以求
見之質而亡之知有經術之光而不能自見性情則但
知崇奉典型而於己之悲懽愉戚未有所動卽其所謂
經術亦飾焉而已至於前輩名家後生取法斤斤求得
一似輒自擬於古人古人不能起而證之後有如古人
之識者不吾許也夫文章之要不外清真真則理無支
也清則氣不雜也理出於識而氣出於才識之至者大
略相同蓋理本一也其所以發而爲文不同如其面者
蓋才殊而氣亦異耳氣藉於養則學是也學以練識而

達其才故理徹而氣益昌清真之能事也同一理而形於氣者千萬不同故可藉於觀人否則研經之功極於訓詁解義將求一是而足安取諸家之文日新月異爲哉故曰文者氣之所形制舉乃其自見之一端也生文自謂得之嘉魚金氏讀之殊不似也然余反覆觀之知生之言不余欺也金氏之文蓋出震川歸氏歸氏之文出於渾灝而金氏之文出以沈鬱理以識同而氣因才異也然而神明於歸者也宗金氏之文者蓋有鍾陵熊氏金氏之文以沈鬱勝而熊氏之文以雄直勝理以識同而氣因才異也然而神明於金者也生文深細幽摯而清思窅窅如濟水之截河南溢而入海不變夫亦同

金氏之理識而自異其氣與才歟雖然制舉特自見之一端不足盡文章也文章發其學問不足盡行業也學以致道如沿河流必至於海爲歸極也願生益廣其學養其氣而因以達識進於道焉是余區區之所屬望者矣

文格舉隅序

武進莊君復齋夙學工制舉文連不得志於有司少壯歷聘學使衡文鑑別稱其精審中邁日疾坐臥追憶不廢文辭已目復明授徒爲生指授多所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君主朗江書院以所輯文格舉隅一篇政余且徵引言余謂君蓋終身於是是其疾徐甘苦之際所得深

矣雖然古人文無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蓋有所以爲文者也文而有格學者不知所以爲文而競趨於格於是以格爲當然之具而真文喪矣格者因題制法之謂也法出於理理貫全章而題有限畫法之所由生也學者不由全章之理以究徹乎全書之理而因以會通乎羣經之理則無由得乎文之主宰所言將有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今乃於羣經之中獨取四子之書書截其章章截其句甚至句截其字以爲法而憑之以爲文格不亦支離而無當乎復齋以謂學者會書欲其通融讀書欲其分析析而不至於窮微極變則於通融之理終有隔閡而未盡也漢唐注疏徵理於實注以

解經疏以解注經傳文字雖至易解必有指證未有一字可空衍者讀書欲分析之驗也制舉文字體理於虛語會徧全意求主客四書語助雖至逼仄未有一字無生發者亦讀書分析之驗也顧徵實者不外名物制度其數易盡體虛者求之神情意象其變難窮易盡者經生之學難窮者文人之心經學欲其成家文心欲其合格故文之有格同於學之有家法也抑文心無窮文格有盡以有盡之格而運以無窮之心亦曰得其所以爲文者而不以格爲當然之具強人相從復齋所爲引而不發也試觀評選之文作者初未有格而今爲之格則今有盡之格而作者復起必能變化而爲無窮之文又

可知矣此文格之所謂一隅而復齋不憚舉以示後學也學者誠能因所舉之一隅以盡文格之變又能因文之體虛以求學之徵實由斯進於通經服古亦不難矣又豈區區舉業之工已哉

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

立齋趙君於余俱總角年比舍而居朝暮出入面相善也家塾夜讀聲相聞也自余家遠宦轉徙南北凡四十五年不相通矣乾隆乙卯余歸訪君舊舍言童子塾時光景猶昨日也君敏才優學飛聲庠序屢困棘闈而文日有名鄉子弟以贅謁受藝業者一時稱盛得君指授皆有所以成就不枉其材或請示之繩墨君因出其所

編時文題式凡若干篇分門別類論題論文引伸匠巧推廣義例將以問世俾余引言其端余惟古人文成法立如語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縱自然之理豈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則面目雷同性靈錮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然國家取士用四書文自前明以來其與選者皆謂中式豈以錮蔽性靈雷同面目求天下士哉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取士欲以亮功而試士必先以言文則言之精也以四書命題而演爲聖賢之言尤學之至粹也第演聖賢言而貌似雷同正如蘇氏所云泮陽豬味誰復辨之故命題之有式題萬變而文亦萬變不可一端測也則文不可貌襲矣惟文不易爲於是師